

# 我的妈妈是最美逆行者

□ 闫美辰

刚刚过去的春节，没有红包在微信里“遍地开花”，只有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不断传来。一时间，医生和护士成为这个春节最忙的人。

我的妈妈是急诊科医生。大年三十那天，我给妈妈发了个红包，可是都快



晚上12点了，妈妈还没有领红包。我打电话给她，“怎么还不领红包？”电话那头妈妈嗓子沙哑，“有什么事，快说。”我有些惊异，不由问“你怎么了”。妈妈说：“我现在连晚饭还没吃呢，哪有时间看手机呀！”说完便匆匆挂了电话。我不免有些担心。平日妈妈即使再忙，也会说：“这会儿正忙呢，稍后打给你。”从没这样过。

过了几日，我无意间在微信上看到一张照片，是急诊科医护人员运送病人的情景，那是妈妈和她的同事们。因为种种原因，妈妈所在的医院里防护服不多，她们穿着一一次性隔离衣，头和颈部并没有完全遮住，我好担心！妈妈往日瘦小的身形显得有些臃肿，我看不清楚她的神情，但我知道她一直奋力在和时间抢夺、和死神赛跑！

随着确诊人数一天天增加，我与妈妈见面的次数更少了。即使回家，她也是待在阳台上，饭菜由爸爸送过去。她怕自己被病毒感染，尽量减少与我们相处的时间。虽然身处同一个屋子，我只能远远地看她，不能像以前那样与她亲

近，我们只能通过喊的方式来说话。大多数时间里，当我说完一句话，透过玻璃看她时，她已在躺椅上睡着了。阳光照在她的身上，她的身体愈显消瘦，头发有些凌乱，夹杂着白发，缺乏睡眠的脸有些干涩，有淡淡的黑眼圈。我的心不由疼痛起来。

妈妈每天都很累，但她却从来没有叫过一次苦。记得初五那天，妈妈接诊了一个疑似患者。第二天下班回家时，她一脸严肃地与我视频通话，即使我仅仅隔了两扇门。她说：“我要是真被感染了，住进医院，你和你爸千万别来送饭，我就是饿几天，也不能传染给你俩。”我听后，嘴里发涩，眼眶发热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不知道说什么。半晌后，我才问：“妈妈你怕死吗？”“怕有用吗？这是我们医生的职责。不要担心，为了你们，我肯定会做好防护的。”妈妈顿了顿又说：“我还算好的呢，你不知道武汉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有多忙多累。身为医生，职责就是救死扶伤，何况我还是党员呢。”

我妈妈是中国医务工作者中平凡的一员。但是，当一群平凡的人去救治更多生命时，她们就是不平凡的人！（本文作者为漯河实验中学学生）

## 致敬逆行者

(外一首)

□ 尹文阁

庚子除夕夜  
新冠病毒肆虐

荆楚大地上空  
拉响了呼啸的警报

一声号令  
迷彩服、白大褂、红马甲……  
汇聚成与病魔决战的滚滚洪流

一个个坚定的逆行者  
誓言铿锵  
偶遇一朵玉兰  
她弯腰扎针的弧度真美

病毒逃遁  
在悬崖边上纷纷跌落

新绿又一次葳蕤了河山  
万叠春波在荆楚大地上潺潺漾起

## 武汉挺住

新冠病毒的毒手  
悄悄伸向武汉的夜空

霓虹恍惚  
只剩下了斑斓的倒影

黄鹤楼  
悠悠地凝视着爱的桥梁  
从四面八方一夜间架起

最美逆行者  
过坎，闯关……  
像铆子一样坚守  
像南风一样护佑

武汉挺住  
英雄的凯歌已唱响  
在春花烂漫的国度  
(本文作者为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)

## 父亲的未了心愿



□ 陈爱莲

春节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，但新冠病毒阴霾笼罩华夏大地。这个春节，万城空巷，鸡犬不闻，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场战役中。

我父亲70多岁了，是个传统思想很严重的农村老头，看重传统风俗。比如，大年三十下午，他一定要带着儿孙去坟头放挂鞭炮，隆重地把祖先们“请”回家过年，到了正月十五下午，再隆重地“送”回去；大年初三，嫁出去的闺女一定得回娘家……今年初一那天，防控疫情的消息已传达到村子里，我打电话问情况，父亲却很坚决地说：“你们都得回家，过年没个热闹劲儿，啥过头！”初二那天，我和妹妹正商量着怎样回去，父亲打来电话说：“村头设有防控卡点，进不了村，你们等两天再回来。”结果，防疫期限拉长，父亲不再提让我们回家的事了。听弟弟说，冷空气袭来，突然降雪的那天晚上，父亲冒着雪，提了两瓶酒和一兜饼干果子，给在村口值班的干部送了过去，说是天冷让他们垫垫肚子、暖暖身子。正月十五那天晚上，父亲恭恭敬敬地把祖先们“送”出大门口，请他们自己“回去”

了，没再像往年那样送到坟里。事后他不停叹气，说这个“年”过得最没味。

父亲在农村算得上一个“有学问”的人，他查老皇历，研究卦书，未了得出结论，说庚子年就是灾难多。不过，大落之后必定大起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！况且，今年是“二龙治水”，风调雨顺，庄稼必定有好收成。我不懂父亲的“学问”，但我懂父亲的心：担忧中蕴含希望，泪光中蕴含坚韧。这就是中国农民，这就是我的父亲。

我知道，父亲心里的结已经解开了。

前两天，父亲又打电话问我家里的面、菜够不够吃，他总想给我们送来点吃的，但老家不通车。我告诉他，超市里啥都有卖的。他有点慌了：“超市里人恁多，你还是少去。”他决定背一袋子菜步行给我送过来：“我走小路，人少，一天能走个来回。”我吓了一跳，赶紧说：“你走不过来，村村都设岗，你这是违反规定。”他想想也是，“啥时候都不能给国家添乱。”他不再提送菜的事，但嘱咐我尽量少上街。

其实，我有十多天都没有上街买菜了。我坚守“只要家里还有一粒米，坚决不往菜市场里挤”“宁愿在家胖成猪，也不上街当老鼠”的理念，用我父亲的话说，咱一普通老百姓，不能为国家做出多大贡献，能保住自己不生病，就是给国家省钱了。

父亲和太多太多普通人一样，过的是“小日子”，既不能在抗“疫”一线冲锋陷阵，又不能给武汉送去太多支援，但是，我们14亿华夏儿女，都在默默尽自己的一份心，大家携手向前走，走过眼前这道坎儿。

我们都相信，再漫长的冬天也一定会过去，再延迟的春天也一定会到来！（本文作者为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）

## 日常的幸福



□ 贾鹤

坐在消毒水味弥散的房间，写着久违的文字，万千思绪，不知从何说起。

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，日子脱离了常规，没有上班、上学明确的时间线，一切都是混沌的，在这混沌中，又似乎有种得过且过、被磨平的焦虑。

有上班的时间催促，日常是流动的，个体是鲜活的，在每一天的常规中

循序渐进；孩子在上学日程里增进知识，与老师、同学朝夕相处，陪伴成长；现在因为疫情举家隔离，日子不再泾渭分明，一天和另一天重叠着逝去，连叹息都来不及发出。在这混沌中，我找不到可以依附的点和鞭策自己奋勇向前的动力。似乎只有辅导孩子作业了，督促她一项项打卡；不停看手机，加剧了内心的浮躁。还好可以健身，成为一天唯一的收获，在每一项锻炼出汗后，镜中的人就容光焕发。

对比健身的苦乐交加，看书写字则成了隐痛。以前上班的间歇、辅导孩子作业的缝隙也要抽时间看书，现在时间出现大面积的空白，反而很难静下心来看一本书。是和“书非借不能读”一样的道理吗？

还是境界不够，不能静下心来、沉下去？

来、沉下去？

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，我感到生命是脆弱的。每一个数字后面，都隐藏着眼泪和痛苦。有的人尚且有治愈的可能，有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，而有的人却永远被困在这场疫情里，成为统计表上的数字。

在灾难面前，有太多的沙砾被风吹落，再也守不住自己的坐标。疫情面前，我们众志成城，我们守望相助，我们自律也自省；经历过劫难，也许我们更懂珍惜。

希望有一天，摘下口罩，呼吸着自在的空气，徜徉在人流如织的街市，看清对面的人温暖的笑容。这些被忽略的日常将重新回来，这就是我们期待的幸福。（本文作者为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）

